

歲暮細語

■ 吳江秀珠

又是年終歲暮時候，回想四年前那個淒涼的除夕，美國的醫生不同意為你做換肝手術，我們懷著失望的心情，轉赴日本，投奔九州熊本縣的牧祥三郎醫師，希望獲得有效的治療，當我倆和望真從紐約飛抵東京旅館時已近午夜，旅館中只剩一家餐廳尚有燈光，拜託他們準備些食物果腹，據稱只剩鰻魚飯。屋外天寒地凍，腹內飢腸轆轆，匆匆飯畢，就回房休息。進電梯前，環視四周，整個大廳，空無一人，即出奇的靜，更顯出我的孤單和無助，每次憶及此情景，都不禁悲從中來，淚下如雨。

你走後，第二年的元月二十八日，我母親也去世了。我曾經幸福地在十一個月中兩度作媽媽（次女宜信生於元月，三女望華生於同年十二月）。怎料我竟在十一月中，失去兩位我至愛的人（丈夫和母親）！天啊！這是什麼樣的經歷！

曾經有一段日子，我腦子恍恍惚惚，滿心悽悽惶惶，有時忽然如夢乍醒，驚覺你已離我而去，我心酸、我不捨、我哭泣。最後我禱告，求神給我力量，幫助引領我。人都說時間可以沖淡痛苦和思念，為什麼我對你的思念卻與日俱增呢？不管是對著你的照片，看到你的衣物，聽到你一首喜愛的歌曲，在在都讓我想起你，你的影子，無時無刻不在我的腦海中湧現。每次在禮拜堂，當會眾唱起聖詩，你的歌聲就在我耳邊響起，我也哽咽不能成聲。有兩三年的時間，我完全無法聽音樂，只要一有音樂，就聽到你的聲音，和那隨著旋律揮舞的手臂、陶醉的表情。在日本的醫院裡，那天，望華

放聖詩給你聽，你想要跟著哼唱，卻唱不出聲，你傷心的對我說：「珠，我失聲了。」然後垂下頭去。又有一天，望華和望真出去購買食物，我留在病房陪你，忽然，你對我說「我們的六個孩子，個個都好，珠，謝謝你！」在日本的兩個星期中，你的病情急速惡化，醫生束手無策，我們只得黯然回家，抵達台北，你從機艙坐輪椅出來，看到來接機的耀華時，你說：「耀華，我以為我看不到你了。」父子相擁良久，從機場用救護車直達台大醫院，宗愛、宜信二女都從美國趕回，耀典也從軍中請假回來。當你彌留之際，孩子們環立床邊，含著眼淚一遍又一遍為你唱你所喜愛的聖詩，你是否就在孩子們聲聲呼喚，和聖詩的悠揚聲中冉冉上昇天國。

現在告訴你一些讓你開心的事，九三年底，貞吟（長媳）生了一個小女孩，是我們的長孫女哩，現在都已經滿兩歲了，長得活潑可愛，會從電話那頭唱歌給我聽，還會從照片的人群中，找出她從沒見過面的「阿公」呢。

九四年三月，望真出嫁了，友婿王友華，任職於花旗銀行公關部副總裁，為人誠懇、個性溫和，你可以放心。九五年元月，老么耀典也結婚了，佩玲你是見過的。這兩場婚禮，都請李資政國鼎先生福證，他老人家還親筆為望真及友華寫了一段經文「愛的詩篇」作為喜屏呢。望真婚後住在耀華隔壁，兄妹成了鄰居，也好互相照應。耀典、佩玲則和我同住。望真夫婦每星期回家兩次陪我吃晚飯，有時在家吃，有時請我和耀典、佩玲出去吃小館。感謝上

吳伯楨學長之墓。由右至左：榮文雅、幸秋潭、幸學嫂、張宗澤學嫂、榮學嫂、屠學嫂、屠欽濤及幸俊達(幸秋潭學長之公子)等學長。

帝賜我這麼體貼的兒女。五月初，為了交大百年校慶，我會和幸秋潭、屠欽濤、王道平、陳尚廉、翁兆慶等學長學嫂們一同去成都拜訪西南交大，預計會見到早已由你口中熟悉

卻從未謀面的學長們，如果你還在，經過半個世紀後，再和那些老同學見面，該會多高興！現在，只好跟上次級友們在上海的聚會一樣，我替你去！

去成都之前，我要先去香港和望華團聚幾天，再由香港和幸秋潭等人會齊，同機飛往成都。成都回來，我得立即趕去紐約，參加宜信的畢業典禮，她已修完藝術史博士學位，並已開始工作了。這一定是你最高興聽到的消息。她用功又努力，你一向以她為傲，她也的確沒讓你失望。

還要告訴你的一件事是：我們的基金會（吳柏楨肝臟學術基金會）去年除了替母校研究所的新生做B型肝炎血液篩檢之外，又增加一項：為母校的廚房及餐廳工作人員做A型肝炎篩檢，陳定信教授告訴我，A型篩檢的五十個人中，只有八位需要注射疫苗，成績不錯。今年，我們要努力再想出新的點子來做。我知道，如何回饋母校，是你最關心的事，我會努力的。

好想你，好想去金山看你，好想在我倆的墓園靜靜地陪你。過兩天，耀華一家要回來，我會帶著孫女兒小耿潔去看你，你安息吧！



吳伯楨學長